

# 叶君健全集

第十八卷 散文卷(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叶君健全集

---

第十八卷 散文卷(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第十八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叶君健的全部游记作品共七十三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国内游记；下编：国外游记。作品按国家和地区归类，以便读者集中阅读和赏析；对写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则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以便读者了解社会、景观和作家认识的发展变化。

这些作品大都编入不同集子出版过，此次收入全集时，一般都取距今最近的一种版本。

四篇关于旅游又不属于可按地区归类的作品，编排在了后面。

## 目 录

## 上编 国内游记


天安门之夜 .....	3
在十三陵水库后面 .....	7
在长城上 .....	11
香山的红叶 .....	14
夜航 .....	18
原野 .....	20
在戈壁沙漠上飞行 .....	22
夜过秦岭 .....	24
黄河！黄河！ ——及其三角洲 .....	26
五台山随感 .....	30
“东周殉马坑”观后 .....	35
一位寒士的“陋室” ——蒲松龄故居 .....	39
访胡适故居 .....	43
黄山观“日出” .....	46
夜上黄山 .....	48
黄山即事 .....	50
重返大别山 .....	54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红安纪行 .....	58
三峡的一个奇迹 .....	64
登白帝城 .....	69
巫山神女 .....	72
谒屈原祠 .....	76
小三峡、栈道与悬棺 .....	81

出差记 .....	85
蛇口一日 .....	88

## 下编 国外游记

西行记 .....	95
在苏伊士运河上来去 .....	103
普列姆·昌德的故居 .....	111
古城贝纳勒斯 .....	114
过孟加拉湾 .....	118
恒河 .....	120
“国立公园” .....	123
一个拟古的“胜地” .....	125
内滩 .....	127
有料路 .....	131
重访日本 .....	133
“蓝色的多瑙河” .....	136
黑海的记忆 .....	140
啊,“这个英国” .....	143
重返剑桥 .....	147
“祖国” .....	162
维也纳街四十五号 .....	165
丹麦散记 .....	168
“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 ——访问奥登塞 .....	175
“海神”旅馆及其他 .....	186
“格洛鲁卜”别墅 .....	193
在“海的女儿”铜像面前 .....	198
走访“天鹅的窠” .....	203

值得记忆的一次访问 .....	234
罗马之行	
——一次流产了的旅游 .....	238
冰川·峡湾·贝尔根 .....	259
波兰札记 .....	263
塞浦路斯之行 .....	271
路经莫斯科 .....	283
在莫斯科飞机场 .....	285
在一个乌兹别克诗人的家里 .....	288
在莫斯科停留 .....	291
一次横贯亚欧的陆地旅行	
——从北京到格丁尼亚 .....	295
瑞士“隐士”城	
——卢塞恩 .....	308
参加萨拉热窝国际诗歌节 .....	316
一处幽静的地方 .....	321
参观两个工厂 .....	329
布莱德湖畔 .....	340
世界人民之间的文学交流 .....	344
远足野餐 .....	347
“诗人的职责” .....	352
波黑共和国巡礼 .....	364
访问一个城市共和国 .....	374
在布拉格漫步 .....	382
从秋天飞向春天 .....	385
远行 .....	390
外国游客 .....	392
旅游 .....	395



上 编

国内游记







## 天安门之夜

夜不声不响地到来了。和它一道来的是一阵初秋的凉风和满天的星斗。劳动了一天的首都居民已经入睡，隐在街道两旁的那些古树后面的房屋也已经入睡。天安门广场是静静的，但是它并没有睡。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的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开始。

几天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灰尘弥漫的工地。起重机的声音、推土机的声音、运输卡车的声音和麦克风里辐射出来的女高音，在橙子色的灯光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紧张而欢乐的音乐。在这种音乐声中，庄严而华丽、雄伟而精致的建筑物慢慢地从地上升起来，屹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侧，使这个古老的广场顿时改变了面貌，着上了青春的颜色。当这种改变正在发生的时候，首都的居民们照常地在劳动，在休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也照常在一定的时间出现，在一定的时间隐没。它们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这种改变。工地所散发出来的尘雾笼罩住了这一切。当尘雾消散、工地被清除干净以后，这些巍峨的建筑物就像是云雾里钻出来的宫殿。它们来得那么突然，乍看起来简直像一个魔法师在故意施展幻术，要在人间的世界里创造一个天上的奇观。

广场在月光下像一个辽阔的银色平原。红色的天安门和乳白色的人民大会堂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遥遥对峙，淡青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它们中间，成为一个交点。通过它，这几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建筑形成一个完整的美丽的图案。黄绿色的玻璃砖和浅蓝色的大理石圆柱在这个图案上泛出一片虹霞，使它不仅有完美的形态，还有迷人的色彩。天上的星星直眨着眼睛。它们在这个位置上向下面看了几千年；像这样的奇景，它们现在还是第一次突然发现。是它们的眼睛出了毛病呢？还是地上已经改换了人间？

纵横交错的路灯的行列，像浮在半空中盛开的莲花，望着这些星星发

笑——笑它们的头脑太迟钝，笑它们的思想太简单。它们高高在上，怎么能了解人间呢？人是创造者，而解放了的人的创造力可以超过天上的任何神仙。人不仅创造出这个美丽的图案，还创造出一个美丽的自然。在这些微笑的路灯后面，静静地立着一排油松——他们年将半百，是一批有修养的人。再后一点隐隐地藏着一群垂柳。她们有一点儿羞怯，因为她们才刚刚进入她们的青春。当一阵顽皮的微风掠过时，她们偶尔显露一下她们的轻盈而秀丽的腰肢。于是，星星的心房都同时跳动了一下，它们的眼睛在贪婪地对着这群娇媚的姑娘乱转。但是且慢！她们旁边还立着一排刚健的元宝枫——他们像一群卫士，是那么庄重，那么尊严。他们要保护这些亭亭玉立的垂柳，不许任何人侵犯。在这些树木之间还有茂密的灌木林，有碧绿的草地和青翠的花圃——里面开满了月季。在这个绿色的世界里还藏着几只年轻的黄鸟。它们在做了一阵甜蜜的梦以后，忽然惊醒过来，对着树叶间漏进来的月光，大惊小怪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叫喊。

这时候，从西南边的一排油松下面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他走得很慢，走一步向后面望一眼。他刚才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绕行了一周。他摸过它的墙，抚过那蓝色大理石圆柱，他踏过它的台阶，并且还在那上面坐过一会儿。他一步一回首，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在梦中，还是真的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这夜景？解放前他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他在一个私立小学里教几点钟的语文。他珍视这个工作，因为那时能找到几点钟的书教非常不易，虽然这个工作每月的收入还不够买一斗米。在星期天或假日他就市场摆一个摊子，替人代写书信。饥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解放后他成了一个正式教员。生活改善了，而且他还能腾出一点时间读他所爱读而一直没有条件读的书——唐宋名家的诗词。他对生活的感受是那么深，他自己也开始写起诗来。现在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诗人。他没有想到他能够活到现在，而且还活得很好。他觉得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最大的奇迹是古老的北京城的变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少年来一直是荒废着的天安门广场，现在居然能以这样一个雄伟、奇丽、新鲜的姿态出现。他一步一回首，走到广场的中央就再也走不动了。他惊奇得发呆，他不相信他的眼睛。

这时候，从东北角一排莲花形的路灯后面走出来一个白发老人，他也走得很慢，因为他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开始已经绕行了广场一周——这整整使他花了三个钟头。他仔细观察了南面那两幢东西对峙的大建筑。他摸了

摸它们的墙，敲了敲它们的砖。这完全是实在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虚幻。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的古松林里若有所思地站了好一会儿，对于他刚才所看到的景象，仍然百思莫得其解。月光落在他银白色的头发上像一层霜，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寒冷，也不觉得疲倦。他太兴奋了。现在他又回到金水桥边。他又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儿，然后向后退几步，抬起头来仰望着天安门。他想只有这个古老的建筑还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不，它也不像从前。它现在显得那样富有生气和年轻。它和对面的那些新近崛起来的建筑罗列在一起，不仅不给人以不协调的感觉，而且配合得非常和谐。这位老人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知道北京的全部历史，当然也熟识天安门后面的那座皇城。皇城里面所有建筑的总面积，据他估计，大概只能勉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面积相等。但皇城里面这些官室和楼台的修建花了三十多年的时日，而现在这些新建筑所费的时间却不到一年。这真有点近乎神话，但他现在却站在这个神话的中间！他退到广场的中央，他再也不能继续走了。眼前的景物和旧时的回忆使他怔住了。他不相信他的眼睛。

这时候，从东南边一排柳树的后面走出来一个年轻人。他迈着沉着的步子，越过草坪，跨过人行道，沿着一条斜线向广场的中央走来。他微微地低着头，正在思索他刚才所看到的这些新建筑的结构。他是这个暑假才从一个专科学校建筑系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没有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以前，他特地到天安门来看看风景。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建筑工人，他从小就对建筑有浓厚的兴趣。解放后他得到国家的培养，不仅有机会研究中国的建筑，还学习了许多有关外国建筑的事情。他走到广场中央停下步子，抬起头来，又望了望那座建筑面积十七万多平方米的全国人民大会堂以及那座建筑面积六万五千多平方米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多么庞大的结构！但说来也奇怪，从广场的中央望去，它们却显得那么秀丽和端庄。在树木、灌木林和林间的草坪的环绕中，它们看起来倒很像别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向四面再望一下，这个年轻建筑师的眼睛把周围的环境作了一个粗略的测量。呀！这整个广场的面积足有三十公顷！单单从东到西的两行荷花形的路灯就极目难尽！多么伟大的场面，而它的整个设计又是那么调和、匀称。这个设计里面有对比，有穿插，有新旧建筑艺术的交相辉映。它代表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祖国的热爱——因为天安门是我们祖国的一个象征。而他，一个刚刚走进生活的年轻人，却能在这个充满了历史、文化、艺


术、智慧和感情的广场上漫步，他感到他无比幸运。一想到这里，他也不相信他的眼睛。

月亮已经走到了中天，它望着这辽阔广场上站着的三个人，也有些发怔。很奇怪，这三个生于不同时代而又活在同一时代里的人，在这个伟大的设计中却显得那么自然。他们成了天安门夜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这个夜景并非是静物。在这三个人中间，听啊，现在升起了一个雄壮的歌声。那个年轻人在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国歌。他为生在这个时代自豪，为中国公民骄傲。他抑制不住他的感情，所以他放声歌唱。他洪亮的歌声在夜空中缭绕、盘旋不去。整个广场似乎动了起来。整个北京城也似乎动了起来。是的，东方很快就要破晓。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已经搏动起来了。它的精力充沛，生命力饱满，正以这个青年人所表现的那种青春气概来迎接那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创造的黎明。

在这种蓬勃朝气的感召下，那个白发的老人也忽然恢复了他的青春。他用一个激动的、热烈的声音，对着中南海，向那些正在为我们人民、为我们新兴祖国的加速现代化而日夜操劳的领导人祝福，祝福他们健康长寿。那个中年的诗人，也忽然起了一种豪迈的感觉，他挺起胸脯，高声地朗诵起《沁园春》来。当他念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时候，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声音直射星空，也变成一个雄壮的歌声。我呢？我也情不自禁，急速地写下这篇散文。

（作于1959年，选自《两京散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10月）



## 在十三陵水库后面

不见十三陵水库，整整五年了。五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山。那时四十万劳动大军在这里修筑水库，空中弥漫着黄色的尘土，尘土下面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是想要在雨季到来以前全部完成水库工程。现在又是雨季了，我重来这里，当年的尘土，好像全部被雨水洗净了似的，一点痕迹也不见了。水库拦着一泓山水，清明如镜，像一个深沉的大湖。周围的群山已经盖满了新植的幼树，树上薄薄地浮着一层烟雾，倒映在湖里，幽远深邃，像米南宫的一张画幅。谁也想象不到，这幅自然风景却完全是由人工造成的。

但是这里所改变的并不单纯是风景。从水库后边一条山路弯进去，一个新的世界立即映入你的眼帘。这里原来也是一片荒山。由于地势嵯峨，土质贫瘠，过去这里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黄土筑成的村落。现在这里遍地是绿色的庄稼。荫深的果树，罗列在这些庄稼中间，远望去就像一片丛林。三三两两的红色房屋，隐隐地在它们的背后往外窥探——这说明它们不过是最近几年才出世，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它们里面住着的是十三陵人民公社的社员。

这时香果正熟。累累的果实，有的发红，有的发白，有的红白相间；它们被嵌在绿得发黑的叶子中间，像一颗颗的珠子，但它们却把树枝儿压得弯弯。勤恳的公社社员们，站在叶丛中，掐着果蒂，轻轻地把它们从枝上摘下来，然后又轻轻地把它们放进挂在树枝间的箩筐里。他们好像是在挪动一颗一颗的珠子，生怕伤害了它们柔嫩的皮肤或披上雪白的粉霜。果林外有一条新开的汽车路。卡车在林旁卸下一堆堆长方形的薄薄的木匣。这些珠玉般的果实，就要在这儿包上粉纸装箱，即时运到外面去。

果子香甜汁多，吃到它的人绝不会想到它们是产自这片一贯缺水的山区。

除了香果以外,这儿还产沙果、苹果、蜜桃、柿子、杏、葡萄和有名的京白梨。它们的总产量今年计划是五百万斤,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的一半。这里除了生产粮食以外,现在还出产更新鲜的东西:牛奶、蜂蜜、填鸭、肥猪和鱼,而且数量不少。牛奶今年就计划产一百五十万斤,蜂蜜产十万斤(其他副产品如王浆和黄蜡还不算),填鸭一万只,肥猪四千多头。这些计划现在也都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至于鱼呢,这里本来没有什么湖和水池。十三陵水库修成后,从一九六〇年起,就开始产鱼;今年上半年捕捞的鱼就已经超过了十五万七千多斤。

这些新鲜东西都是最近三年中发展起来的,速度不能说不快。就拿奶牛来说吧,在一九六〇年这里只有小牛一百二十一头,还不能产奶;一九六一年就发展到二百四十八头,产奶二十五万斤;一九六二年奶牛的数目已经达到三百九十头,产奶九十九万斤。今年甚至还出售了一百一十头公牛。如果把这个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面积计算一下,在短短的三年间——而且是长期不雨的艰苦的三年——能兴办这么多的事业,同时又发展得这么快,不能不叫人惊叹。这里一共有十七个村,人口近一万,但实际可耕的土地只有一万三千多亩,其他都是果林或果树间作地带。过去人们虽然终年勤劳劳动,至多也不过只能获得温饱,而这还要雨水调和;如果天旱,人们只好挨饿受冻,甚至流浪讨饭。水是这里的生命线,但老天爷却常常把这条生命线卡断。过去几年就是如此。十三陵水库现在固然储蓄了大量的水,但这只能灌溉下游的地区,处在这水库上游的公社无法利用它,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快好转。

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个奥秘也很简单:人们现在不再是无组织的个体,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人民公社的成员。这里的公社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天成立的,它不仅组织生产和保证每个社员的生活,同时还能发挥每个人的一切潜在力量和可能性来改造自然。山区并不是绝对没有水,问题是如何把水控制起来,使它按照人的意志来发挥它的作用。一九六〇年公社调动了三千多人,以四个月时间,在公社的上方一个叫做德胜口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小型水库,把山区的水拦住和积蓄起来,然后再把它导向需要灌溉的土地上去。此外,凡是水渠所达不到的地方,社员们还打了许多机井。这些井一通上电流,就汹涌地向外吐出水来,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然,山地究竟是山地,一口井要打到五六十米深才能接触

到水源。去年曾经有一口井钻到三四十米深却忽然碰到石块。石块自然也是钻得穿的,而且事实上也钻穿了,水也出来了,但这件事却说明在山里要想从地底下取出水是多么困难。

这样,村子里既有了水,也有了电。这两样东西给社员带来许多便利。有了电,村里就安上了电磨,解决了社员磨面的问题,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解放了一部分社员的劳动力,同时也为他们节省出许多时间。有了便利和时间,他们就可以有一些文化活动。譬如收音机,在社员中就使用得相当普遍;以涧头村为例,这里共有两百来户人家,但收音机就有一百七十多台。中央和北京电台所广播的各种节目这里都能收听得到。社员们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跟着扩大了,因而他们的交通工具也逐渐改善了。这个村过去只有小贩才拥有三辆破自行车。但今天在这个村里的自行车已经不是三辆或三十辆,而是一百多辆了!这种情况充分说明社员们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好转;同时也证明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和力量的强大。

但它强大的力量主要还是表现在发展集体生产和同自然斗争方面。以今年出现的钻心虫为例。这种小生物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蹂躏了五千多亩的玉米。眼看收成要落空了。但公社立即动员了两千人,在三天之内就把这批害虫全部扑灭了。这当然是一场苦斗,光六六六粉就使用了五千八百多斤!在过去谁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怎样在这个公社制度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改变自然面貌,建设新农村。

生活变了,劳动方式变了。客观环境变了,人当然更要起变化。杏花村有一百四十多个妇女劳动力,恰好占全村劳动力的一半。这样一大批重要的劳动力过去一直是冻结在家里。当她们最初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虽然在原则上是与男子同工同酬,但她们的心理并不是没有别扭。公社成立以后,各方面的事业都兴办起来,生活逐渐好转,她们才开始意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随着她们生产技术的日趋熟练,她们的成绩也开始表现出来,她们的收入也同时迅速地增加,一九五八年她们每个人每天的收入平均是四角钱左右,但今年她们每人每天的收入则达到了一元四角钱。她们现在真正是和男子平等了,这也就是说她们现在真正获得了解放。现在她们主动地向队里要求出工,要求活干。这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主要是由于她们认识到自己是新生活的创造者,在新社会建设中与男社员负有同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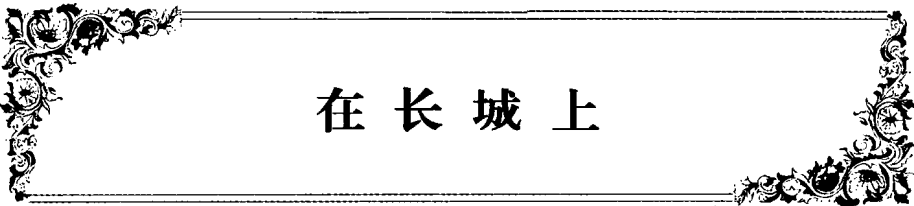
重任。当然队里也为她们创造了工作条件。她们出工的时候可以把孩子交给队里特设的幼儿园。保育员的工分全由小队包算。对于每个孩子的费用,队上每月只扣母亲八个工分,这还不到她一个劳动日的收入。孩子的开支事实上是全由集体负担。个人与集体相依为命,这里又是一个证明。孩子离开了幼儿园后,全部可以上小学,现在每个村都有一个小学。小学念完后可以上公社的初级中学,这也就是说,未来一代的农民将基本上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这对我们广大的农民说来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不,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们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局面。

离开十三陵公社的时候,我再度回顾了一下留在我们后面的水库。那上面已经覆上了一层暮霭。它像我国其他乡村的风景一样,呈现出一种和平和安静的景象;但是,可以感到,在这和平的土地上,人们却在不声不响地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历史,不断地改造自然。

(作于1963年9月,选自《西楼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







## 在长城上

长城号称万里。事实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明长城却有一万二千七百多里。它蜿蜒在沙漠上，盘旋在丛岭间，虽然已是具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从秦始皇修筑长城算起）的遗迹，但它仍然充满了生命。它像一条长龙，似乎是在奔驰，又似乎是在准备起飞的样子。当然这只是一种印象——你向它远眺时所获得的一种印象，特别是当你从北京驱车一程一程地开向八达岭的时候。这个印象只有当你登上它的时候才有实质性的改变：你会觉得它像一个奇特的堡垒。这里所谓“奇特”，是因为它并非我们在习惯中所理解的那种单一的建筑，它是一大长串。堡垒一个接着一个，连成一气，看上去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也不知是到什么地方止。

八达岭是这一系列堡垒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单元。这里墙身高大坚固，外壳全是用整齐的巨大条石筑成，城顶上铺砌着方砖，十分平整。虽然城墙是下宽上窄，但在长城顶上五六匹马都可以并肩前进。墙顶靠外的一侧有高达二米的垛口，垛口上都还有瞭望口，垛口下面则是用作射击的小洞。由于地势陡峭，城墙靠内的一侧还有券门，开向一系列通到外边地面的阶梯，士兵可以从这里上下。这样一座堡垒，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它们又与一般堡垒不同，它们的数目是那么多，紧接不断，一望无际！

但这些堡垒使你感到更惊奇的地方，恐怕还不一定是它们那庞大的规模和气魄，而是一件相比之下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修筑它们外壳的那些条石。这些条石会使人联想起那些耸立在开罗郊外吉札的金字塔。金字塔上的条石和这里的条石都有一个共同点：整齐，但是非常沉重，每一块恐怕要重达一吨还有余。这就会使人发问：它们是怎样从采石场被运到这阿拉伯沙漠之上或中国崇山峻岭之巅呢？就是在我们拥有巨大马力起重机的今天，这恐怕还是一个难题。当然，吉札的地理条件要比像八达岭这样的高山好得多：它靠近尼罗河畔，有水路运输的方便。但是我们修筑长城的祖先是